

前景化与文学翻译的译文语言选择策略

谢志辉

(长沙学院 外语系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前景化是文学语言的标志性特征,能体现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差别。翻译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来选择译文的语言。文章认为文学翻译的译文语言选择策略应为诗学策略,诗学策略要求译文选择前景化的语言表达形式,同时译者选择的前景化语言应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学规范。

[关键词] 文学翻译; 语言选择; 诗学策略; 前景化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6-0100-03

“前景化”是文体学的核心概念,起源于俄罗斯形式主义,尤其深受什卡洛夫斯基(Shklovsky)著名的“陌生化”的影响,布拉格学派首先将它运用到语言学和诗学理论中来,表示为了特定的目的和功能,让某些语言成分或特征处于相对引人注目的突出地位,与背景化(backgrounding)、自动化(automatization)相对。前景化表达就是指那些处于突出地位的语言成分,它们经常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叶子南首先提出语言前景化概念可以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1]。笔者讨论了文学作品中前景化表达的翻译,认为前景化表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翻译中不能忽视,译者可以通过形式复制和动态模仿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前景化^[2]。事实上,文学作品中前景化表达的翻译还能给文学翻译中的译文语言选择策略带来不少启示,译文语言选择将直接影响译文的质量和接受程度,译语选择策略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从前景化翻译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

一 前景化:文学语言的标志性特征

对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非文学语言)差别的讨论由来已久。有人认为文学语言的部分语言特征是独有的,在非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出现。我们认为这种将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截然分开的观点是片面的。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文学作品中的许多语言形式或特征就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两者时常交织在一起,互有重叠,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别。

俄罗斯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其“文学性”。日常语言要变为文学语言必须经过艺术家的扭曲、加工或陌生化,文学语言是陌生化的产物^[3]。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在对比诗学语言(即文学语

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别时也提出诗学语言的本质就在于对标准语言的违背,并且诗学语言的功能也就在于最大限度的前景化。

我们认为,前景化是文学语言的标志性特征,它可以完整地概括文学语言的特点,体现了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形式上的差别。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具有非常规性,经常用不同的方式违背语言规律或偏离常规。文学语言独有的能违背语言常规的“自由”被称作“poetic licence”(Leech, 1969),意思是文学语言享有特权,可以对日常语言的规则和习惯置之度外,也正是这种违背使文学语言成为可能。

前景化表达还能体现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功能和动机上的不同。日常语言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工具,其目的和功能就在于成功交际,只要能实现交际的目的,如何表达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文学语言不同,文学语言的目的不仅仅是交际,更重要的是美学效果,创造性地使读者获得新鲜的艺术感受。文学语言要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语言形式上来,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和体验。前景化结构的运用正是满足了人们求新求异的审美心理,同时前景化的偏离常规会使读者的感知过程遭遇障碍和难度,从而激发读者内心的美感。

综上所述,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虽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在语言形式、功能、目的等方面存在差异,前景化表达能体现这些方面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说前景化是文学语言的标志性特征。

二 信息策略和诗学策略:译文语言选择的两种策略

既然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存在差别,文学语言的独特之处当然也要求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时采取不同的策略来选择译文语言。王东风提出译家和作家存在

[收稿日期] 2009-09-17

[基金项目] 长沙学院科研基金项目资助(编号:CDJJ-08020110)

[作者简介] 谢志辉(1976-),男,湖南望城人,长沙学院外语系讲师。

意识冲突, 作家的语言选择为诗学取向, 常常运用前景化语言, 而译家的语言选择多倾向于信息的传递, 对原文的诗学价值往往重视不够^[4]。我们赞同王东风的观点, 认为翻译的语言选择策略可以分为两类, 即信息策略和诗学策略。翻译非文学作品时应倾向于信息策略, 而翻译文学作品应采取诗学策略。这是由不同的文体类型和文体功能决定的。

纽马克根据布拉格学派语言三大交际功能的观点将各类文本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三种类型。非文学作品属于“信息型文本”或“呼唤型文本”, 其目的在于传递信息, 实现成功交际, 语言形式是否前景化不是重点。它们的翻译也应是达到了相同的目的。译者应使其译文突出和原文相同的信息或内容, 加强译文的可读性。在这类语言中, 信息如何传递不重要, 译者也没有必要重视。因此我们认为, 译者在翻译非文学作品中采取的是信息策略, 选择能更好地传递信息、完成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 这是以语义或信息为中心的策略。

文学作品属于“表达型文本”, 莱思曾指出, 表达型文本用于表达信息发送者对人对物的态度, 其语言具有美学特征, 侧重点是信息发送者和其发送的方式^[5]。文学作品除了传递信息之外, 还具有诗学功能和美学效果, 这些功能的实现就依赖于前景化。文学翻译也应如此, 译文在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 还要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 表现原文的美感以吸引读者, 而这些合适的语言常常是前景化的形式。这种突出诗学功能和效果的翻译策略我们称为“诗学策略”。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 就在于其审美价值, 在于其语言的前景化。翻译文学也应为文学作品, 苍白失血的语言是难以让读者接受的。要再现审美价值, 文学翻译“不能不充分关注原文语篇的语言形式特征以及在译文语篇中的适切表达”^[6]。通过采取诗学策略, 在译文中运用前景化的诗学语言, 译者可以在文学翻译中做到既“求真”, 又“求美”。

因此在翻译非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时, 译者在译文的语言选择中应当采取不同的策略, 即信息策略和诗学策略, 这是不同文本的特征所决定的。

三 诗学策略: 文学翻译的译语选择策略

我们发现在中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中, 都存在着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在其影响下, 文学翻译常常采用信息策略, 即只关注原文内容、语义在译文中的传递, 使得原文中的许多形式上额外信息流失, 也会使译文失去文学性和美感。因此如何使译文意义不受损, 同时译文不落俗套, 无疑对翻译构成了挑战。要达到这个目的, 译者在翻译中要采取诗学策略, 只有诗学策略才能帮助译者在文学翻译中选择恰当的语言, 下面我们将结合前景化表达的翻译探讨文学翻译中语言选择的诗学策略。

(一) 文学翻译中译语选择的诗学策略要求译文选择前景化的语言表达形式。诗学策略意味着在文学翻译中译文要使用具有审美功能的诗学语言, 即文学语言, 要在翻译中保留原作的文学性。而要获得文学性, 译者必须对语言表达形式充分关注。我们赞同 Mukarovsky 的观点, 即文学语言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的前景化, 缺乏前景化的话, 文学语

言就不存在了, 即前景化是文学语言的标志性特征, 既然原文是文学语言, 当然也是前景化的语言, 它们的功能要在译文中再现出来, 因此我们认为要使译文具有文学性, 应运用前景化的语言形式。例如:

My childhood stood beside me

“Childhood”是抽象意义的东西, 怎么能站在人的身边? 正是这种不合逻辑常理导致意义上的前景化。如果我们译成“我身边的孩子多么像我童年的样子”, 当然是通顺易懂, 但读起来却没有了艺术的感觉。另外一种译文就感觉不一样了: “在我身边站着的就是我的童年”。原文的前景化形式被复制到译文中后, 在让译文读者感到意外的同时, 也引起他们思考, 译文不再是平淡无奇的语言, 而是充满着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语言。又如:

...直起身又看一看豆, 自己摇头说, “不多不多! 多乎哉? 不多也。”

Then straightening up to look at the peas again, he would shake his head “Not much. Verily not much, forsooth” (杨宪益译)

这是鲁迅笔下孔乙己给邻家小孩吃茴香豆所说的话, “多乎哉? 不多也。”是汉语文言句式, 出自《论语》中的“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在小说中, 孔乙己在孩子面前说出这样一句文言文, 让人出乎意料, 表明他时时刻刻以读书人自居, 炫耀学问。联系上下文, 这句话已构成前景化, 具有比字面意义更丰富的含义。译文为了传达原文古雅的句式, 使用了古英文中的单词“verily forsooth”(意思是“certainly, truly”), 既保留了原文的前景化风格, 形象地体现了孔乙己迂腐、卖弄的性格。

文学作品中的形式意义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文学翻译中译者要提高诗学意识, 运用诗学策略, 文学翻译不仅是译出原作的内容, 也要关注内容的表达方式, 尤其是具有特殊文体意义的前景化表达方式, 译文语言选择时也要选择前景化的语言形式。

(二) 诗学策略要求译者选择的前景化语言应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学规范。翻译能否成功要看译作能否被目的语读者接受, 因此译文中的诗学语言不能简单复制原文中的文学手法, 而要符合目的语的文学规范。并且考虑到译作的接受性, 译者必要时可以采用和原作不同的诗学技巧, 运用能被读者接受的前景化语言。我们可以看《简爱》中的一个例子:

“I had had no communication by letter or message with the outerworld. School rules, school duties, school habits and notions, and voices, and faces, and phrases, and costumes, and preferences and antipathies such as what I knew of existence.”

译文 1: 我和外界既没有书信往来, 也从不通消息。学校的规定, 学校的职责, 学校的习惯和看法, 以及它的各种声音、面孔、用语、服饰、偏爱和恶感, 我所知道的生活就只是这一些。(Charlotte Brontë Jane Eyre 吴钧铤译)

译文 2: 我和外面的世界既没有书信往来, 也从不通消

息。学校的规定,学校的职责,学校的习惯和见解,还有那声音、那面孔、那用语、那服饰和那好恶:这一切就是我所知道的生活。(王东风译)

例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 school 和 and 的重复,在语法上完全是多余的,属于前景化的表达形式,但作者正是有意运用这种显得多余的语言特征来达到叙述的目的,引起读者深思。结合原文语境,重复 school 表达了简·爱对自己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厌倦的情绪,而连续出现的 and 则使人感到所列举的事物没完没了,烦不胜烦^[4]。在译文 1 中,重复 school 所引起的前景化被复制到了译文中,但 and 所带来的前景化却被译者放弃了,因为“和”的重复与汉语的语言习惯相冲突,可是弃之不译又让表达效果减弱了许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考虑运用不同的途径来体现 and 的前景化特征和效果。我们再看译文 2 译者同样运用重复来体现原作者的意图,但是重复的不是“和 (and)”,而是原文没有的“那”,虽然译文和原文所重复的词不一样,但是译文模仿了原文前景化的获得途径,取得了和原文前景化表达同样的效果和功能,符合目的语规范,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我们再以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王佐良翻译的培根《谈读书》为例:“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原作是一篇古色古香、用词精炼、含义深刻的典雅散文,读者读来不仅得到思想的教益,还能得到美的、艺术的享受。我们发现译文也相应地运用了略带古典的、浅近的汉语文言文文体,用词高度凝练而又极其准确,行文遣句流畅简约,通篇风格浑然一体,完全符合汉语文本的写作规范,如果不说明这是一篇译文的话,有谁能看出这是一篇翻译作品呢?正因如此,王译《谈读书》被中国读者广为传诵。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文学翻译中译者选择译文语言时采取诗学策略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在运用诗学语言时,他们依然有一个“度”,那就是原文的内容,否则翻译就不是“再创造”,而变成不折不扣的“创造”了。如果再回过头去看看我国早期的译作,像林纾、苏曼殊等人的翻译,是否还能

算是翻译呢?他们的译作当然运用了文学语言,也符合汉语当时的文学规范,但是“他们‘译作’中创造性成分实在是太大了”^[7]。我们认为译作的存在具有两种身份:既是文学作品,也是翻译作品,作为文学作品要求译作求美、求新,作为翻译作品则要求不能天马行空,任意发挥。

四 结语

前景化是文学语言的标志性特征,文学作品,包括翻译文学作品,如果要吸引读者,使读者获得艺术享受,都必须使用前景化语言。本文提出译文语言选择有两种策略:信息策略和诗学策略。在文学翻译中译文语言选择要采取诗学策略,即译文语言应当是前景化的文学语言,不落俗套,实现文学作品的目的和意义。诗学策略还要求运用文学语言时要考虑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学规范,只有这样,译作才能被读者接受。

当然,诗学策略指导下的文学翻译也必须以原文为基础,天马行空的“胡译”“乱译”,即使语言再美,再“前景化”,也不能算是合格的翻译。

[参考文献]

- [1]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117-125.
- [2] 谢志辉.文学作品中前景化表达的翻译[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8(3):190-192.
- [3] 吴显友.他山之石:从陌生化到前景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1):142-146.
- [4] 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J].中国翻译,2001(5):43-48.
- [5] 张美芳.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9(5):53-60.
- [6] 司显柱.论文学翻译及其译语形式[J].外语教学,2003(1):73-76.
- [7] 谢天振.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10.

Foregrounding and Language Choice Strateg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XIE Zhi-hui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3)

Abstract Foregrounding the typical feature of literary language, can reflect the difference in form and function between literary language and non-literary language. Holding that differ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in transl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tex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poetic strategy should be employed in language choic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Poetic strategy implie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choose linguistic forms with foregrounding, and that the foregrounding should conform to the target linguistic convention and literary system.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language choice; poetic strategy; foregrounding